

## 老熊早餐店

### (一)

街上冷清，意料之中，“回去了吧，”但还带着侥幸，朝街又走。“开着，”一点烟从街角冒着须，在灰色的穹窿下，像星火，在疫情期间，还点着寥寥的食欲。

“来了？”老板的蓝色围裙，有点旧，但找不出污渍，我抬头，不是看菜单，太熟悉了，对着老板说，“老样子，多把点辣。”来的多是快递员，匆匆吃完，也不算常客，匆匆就走，电动车在门又停着，歪着一排，看起来也很饿。有些快递员从另一个街区来的，“骑到车找店，走半天才看到我们还开，”老板笑着说，但笑得很慢，不笑也慢。太阳上了街，电动车还剩两辆，是老板和老板娘的。“不回克？”我还坐着问，老板娘回头，“回克亏钱呐，这个店不能丢了，要守到。”

“也不是亏钱的问题，就是要守到的问题。”老板直了腰，把勺搁好，转头也说，手叉在背后，按摩。

“生生咧？”我喝下最后一又，咸的很，眯着眼看老板。

### (二)

老张还是小张的时候，刚来武汉，在工厂上班，第二年老婆从县城也来了，大着肚子。马上就三又人，得租房。

小张的工厂旁是一片老房，老到有些建筑没见过，听一个五金店老板说，是日本时候的房子，有些花纹挺漂亮，就是被楼下的店都熏得嘛黑。老房便宜，小张租了一间三楼，望下去，老熊的五金店就开在临街的一楼，小张常去，家具太贵了，打算自己打一些，老熊也会木工。

老熊的店里，只有两个白炽灯，一个挂在阁楼下方，塞得满，有些塌，照着玻璃柜台前，放了各种钉铆隼，闪着油光。还有一个，在店的深处，照着一摞书，除了营造相关，还有大部分都是儿童书，剩下的小张读不懂名。

这年武汉的春天来得晚，雪还压得厚，但小张的儿子生了，和雪一样胖。暖和了几天，小张把孩子裹严实，抱了下楼，不会抱，直哭，经过老熊的五金店。老熊一家没孩子，看到小张抱着孩子，喜欢得很，眼睛都笑，“小张进来坐撒，把伢在外面晾到都冻哭了噻。”小张也笑，一边顾着孩子，一边朝店里走，一进店，孩子不哭了，老熊想抱，小张要给，老熊老婆赶紧弯腰过来护，怕跌，“哪能这么给，小张啊，”老熊抱住孩子就摇，随着白炽灯一块摇，孩子笑了。

“取了名字冇？小张。”老熊眼睛盯着孩子，不舍得抬眼。

“冇啊，”小张看到老熊店里那一摞书还亮着，“你们看书多，是文化人，帮着想个名字咧？”

老熊又笑，看着老婆，不说话，吐着舌头，“哪里文化人，现在都是开五金店，”老婆皱了皱眉，但嘴还笑着，从玻璃柜下拿出来纸和笔，又去那摞书翻了翻，抡起一本字典，又厚又破，补过很多次了。

“你放心吧，我跟老婆帮你想想，明天早上名字就想好了。一直听说你屋里人生伢，也有得么什表示，先送你小家伙个名字么样？”

小张腼腆，不会说话，只点头，眼睛看着儿子，在老熊怀里睡着了。老熊的手很细，很长，指甲也很干净，不像五金店老板。

夜里五金店亮了一晚上灯，光直晃，风大，第二天起来看，雪都硬了。

小张下楼，把昨天的事情都忘了，经过五金店才想起来，“小张！”是老熊的声音，小张只好进去。

“你小家伙名字想好了喂，我们看半天，觉得雪生这两个字蛮好，下雪天生的，骨子硬，听起来也顺又，你看么样咧？”小张脸红，嘴上都说好，心里也喜欢这名字，“我回

克跟我屋里人商量哈咧，”小张老婆没读过书，但听得明白，“雪生，雪生，”听起来像“学生，”以后是个读书人，“蛮好，就叫雪生吧，小名生生，回头谢哈老熊咧，我们在武汉也有得么什熟人。”

“雪生，雪生，”老熊起的名字，叫起来也亲，一声声，像是叫自己的儿子。但关心起来，总还像人家的骨肉，雪生在五金店玩累了，小张总还是要接回家去。

几场雪过去，雪生叫了“熊叔叔，”老熊夸雪生聪明，小张心里怪怪的，但老熊夸孩子，自己该高兴。再几场雪过去，雪生到了上学的年龄，小张也终于在武汉落了户。老熊说，“生生该上学了，得要个书桌，”小张筹措着买房，租的房子要拆了，和工厂一起，都要改建小区，但算算，买书桌的钱还是有，“就不麻烦了吧，这点小钱，”老熊没说话，往阁楼上走，人还没下来，一条桌腿先下来，老熊老婆去接，小张要拒，看她一人拿不稳，也伸手去接，放好，老熊也落脚，手上还捎了块布巾，擦了桌面，是一个桃木桌，小小的，刚好够雪生用。

“知道你会不要，我们就先做好了，省点钱撒。”小张有点愣，手往裤袋擦，摸到几张钱想掏，但老熊又擦桌腿，说，“收到咧，等生生考上大学再回报我们撒。”老熊老婆也呆着，手兜着，眼睛盯着桌子出神，但嘴还笑着。小张看了看里面那盏灯，摆着几本生生爱看的儿童书，擦得整齐，再也不好拒绝，“那就不好意思了嗷咧，”他发现老熊的手指磨损严重，都是木屑。

小张和老熊一起把桌子搬回家，雪生在看动画片，看到老熊，站起来就要抱，“熊叔叔来了，妈，”小张老婆也从厨房里走出来迎，手还滴水，不好接，别在腰上，皱着眉笑，“老熊，这太不好意思了嗷撒，”小张一回头，她就收了笑，“放那里吧，离电视机远一点。”放好，又笑，三人都笑，“谢谢熊叔叔，快谢谢，生生。”雪生跑过去，在桌沿摸来摸去，又往抽屉里摸，“快谢谢撒，”“谢么什哟，小意思，”雪生才回头道谢，又继续摸，老熊要走，“生生要好好学习咧，熊叔叔就走了嗷，”小张憋了半天，喊一声，“老熊一起吃饭咧？”小张老婆一脸笑，干在脸上，一手扶门，拍了小张一下，“算了，算了，”不知道是对谁说。楼道里老熊的声音飘着，“不了嗷，老婆做饭了，今天吃排骨。”

桃花木，摸起来很舒服，雪生又把鼻子凑近闻，闻着木头味，还有老熊的味道，一会玩腻了，又坐回电视跟前。小张和老婆商量，谁也想不出办法把桌子退掉，小张说，等这桌子用上了，生生就能留家里学习，不到处乱跑。他老婆不说话，看了一眼生生，叹气，“生生，看电视莫太近了噻。”小张也叹。

雪生对书桌的兴趣停在了第一天，上学后的雪生，对于作业天然抵触，和从前一样，雪生放学后直奔老熊家，小张老婆在楼上看着，书桌是空的，小张不好去接，总要等到饭点，才有借又把雪生接回家，还是借回家呢？小张老婆想和老熊说明白，小张不肯，说邻居街坊不要伤感情。老熊送的书桌还崭新，在墙角孤零零地坐着，木头味都被厨房的油烟味盖紧，没有一丝纸屑。

雪生不喜欢书桌，因为家里的书桌和学校的一摸一样，是禁锢身体的囚牢，甚至比学校的颜色更加单调，裸着桃木的原色。老熊不敢问生生学校的事情，因为生生在五金店里从不提，总是放下空空的书包，就去那一摞书里，摸一些画报来看，雪生认字很快，很快就能认出店门又的五个字，“老熊五金店，”老熊也奇怪，雪生说，“画报里都有。”

这年雪又大，放寒假了，一个老师模样的人来老熊店里找雪生，说要找雪生的父母，老熊说自己不是，老师诧异，说雪生留的地址就是你们这个老熊五金店。老熊张又想说什么，但笑出了声，老熊老婆也笑，但又都收了笑容，抿嘴问，“老师，生生怎么了呢，”老师说到一半，“他成绩，”说到一半又停，“算了，你们不是生生父母，不说多，你们知道他们住哪？”老熊心里不是滋味，也担心生生，头一闷，就要出门，老师转头问老熊老婆，身后是老熊的声音，“生生爸妈住三楼，就那个阳台，应该都在家。”老师要道谢，老熊先一脚进门，“不谢。”

雪下了很久，没见小张一家，有时候听见小张老婆的声音尖细，像是吵架，老熊担心着，雪渐渐化成一滩，老熊扫着水，小张下楼，要买个螺丝。老熊问什么用，小张半天不说，又涨红脸，挤出来一句，“那个书桌有个螺丝锈了，换一个。”老熊老婆心急，从阁楼下来，在楼梯上就问，“小张么样了噻撒，说哈咧。”小张说自己打了雪生，

雪生要跑，就把雪生摁在书桌跟前，要他反省学习。小张老婆一直哭，说都是小张不管生生。后一句，小张没说，“所以生生才总往老熊家跑，变成了他屋里的野伢。”

小张工厂的效益不好，总 and 老熊喝酒，喝多了，以前的事都不计较了。两家的女人于是都骂，也结成了妯娌。雪生看小张总在五金店和老熊喝酒，也不来了，书桌终于用了，作业写了不多，但桌上全都是雪生的日记，一笔笔刻满了桌子。小张醉醺醺来检查，雪生就把作业本盖在桌上。日记里很多脏话，雪生都是从老熊五金店的两个醉汉嘴里学来的。

小张常常和老熊开玩笑，说等工厂倒闭了就来和老熊一起开五金店，“要是一楼没人卖东西，那还不习惯了，”最近地产商催的紧，都要搬走了，从一楼开始，但老熊没说。

生意不好，老熊听说网上能揽生意，都是新世纪了，借了钱买了二手电脑，在原来那擦画报的旁边，供上了一个稀罕物。但生意没做大，电费交了不少，老熊年轻的时候爱打麻将，在电脑上也焕发了第二春。老婆刚要抱怨，觉得这样戒了酒，也不是坏事。

小张攒的买房钱，越攒越少，本来想买原址地段，搬远了不喜欢，也听说要保留老建筑，小张能买的范围，却越看越远。小张不敢问老熊怎样打算，但想着总有办法，说多了添麻烦。

其实老熊也准备去看房，但老熊的门面就是原来单位分房，拆了总能补点钱，他老婆这样想着，但还是催着老熊关了五金店。老熊舍不得。雪生好久没来店里了，再来是小张带着要来查资料。长大的雪生，没那么多话，应付完老熊的好奇，又继续在网上逛起来，眼睛移不开了。第二天，老熊要出门，雪生又来了，说来找老熊，屁股像吸了磁铁，没有浪费太多动作，就稳稳落在了电脑前。老熊有点惊，但看着雪生，舍不得走，问他学校的情况，雪生也只是应付着，回答不痛不痒。小张来找雪生，老熊说，“在学习，查资料呢，”回头老熊又看着雪生，从隐藏区打开了游戏界面。

小张没管，就让雪生在老熊那好好学，他也没啥文化，管不了雪生。小张老婆不愿意，一来二去，觉得雪生又做了人家儿子。雪生一放学就往老熊家跑，干脆晚饭也在那吃了。

小张老婆在阳台上又看了一个月，靠不住小张，自己就要下去找老熊说清楚，小张没让，“老熊也不是不知道，就是舍不得孩子，”老婆说，“那我们还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呢。”扛不住了，小张下楼找老熊，没挑明，说是买个螺丝，“那桌子又不好用了嘛啊？都怪我。”

“有得么什，也有些年头了嘛。生生你帮忙盯到点咧。”小张走得快，也不敢再多说。

老熊也是明白人，直接走过去，又走回来，又走过去，雪生没当回事，没看老熊。

老熊摸着电脑，雪生有些分心，但以为老熊又来问事，没管。老熊低声，但亮着嗓，说：“生生，熊叔叔用哈电脑咧。”雪生又猛按了几下功能键，才点了暂停，脚颤着站起来，老熊按住，让他坐一侧。老熊也坐一侧。

“生生，我跟阿姨不是你爸妈，不好说你，但你稍微有点分寸好吧？”雪生有点愣，低头想了一会，刚想哭，又止住，眼泪蹿上了青筋，一鼓一鼓，吼了一声，“你们莫以为我不晓得，你们不就是想让我当你们的儿子。”说完就往外跑，老熊老婆也愣了，没拦。

老熊坐下，没说话，抽烟，烟在房顶聚成一团，不散，阁楼显得更低了。晚上老熊没吃饭，尽喝酒，喝完两杯，也跑出去了。老熊老婆收到一条短信，“去找人了。”

第二天早，老熊没回，小张来店里，有点呆，眼睛看着玻璃柜，嘴里却问着，“生生，看见生生，雪生没？”老熊老婆没说话，转过头流泪，小张又问，“老熊咧？老熊咧……”也不寻着答案，一边转头走还在问，也不看老熊老婆，就出了店门。

下午小张和老婆一起来店里，三个人坐成一堆，像几个蘑菇，在灯泡下一亮一亮。小张耷拉着衣服，不说话，被老婆扯着，老婆红着眼，不敢看，望见电脑，又哭，抬头就要闹，又被小张扯住，灯不晃了。三个人没说一句，但都明白了。

小张还是报了警，来店里搜，除了电脑没关机，还有一摞书，都被当成了可疑证据。第二天，老熊回来了，老熊老婆刚要喊，老熊就过来抱住，但也没说话，半晌，才说，“走吧，生生没找到。”

五金店又亮了一晚的灯，灯又晃，两个影子很长，一直忙，不时有金属落地。一早，警察敲门，说老熊一家子跑了，有重大作案嫌疑，还留下了一封信。小张进房间，老婆一声长号，哭了出来，“我就知道哟，我就知道……”两个泪人都出来，警察要两人当面把信拆开，写着，“画报最下面有一笔钱，以后给生生读大学用。”但小张对着警察就念，“不用找了，生生跟我们在一起，生活的很好。”

“马上要把五金店封锁了，所有的物品你们都不要自己动了，”小张嘴上说好，就下楼说过早，问警察要不要，打开店门，在画报底下，厚厚一摞钱，小张拿在手里，没数，却一直抓着不放，蹲在地上哭。钱被藏在了三楼的书桌里。

警察走了，房东又来催，“搞出这大的事情，你们莫在我这里住了。”小张这次没让，憋红了脸就骂，“你有有得人性啊？”要打，房东一边骂，一边退，“你给老子等到，老子克喊人克。”

### (三)

“后来咧？”我问，老张打着赤膊，坐在椅子上，像一团面。

“后来啊……”后来警察来了消息，沿着监控发现了生生，是一个人出走了，在网吧住了一个星期，见面的时候，小张抱着雪生就哭，老婆也哭，跪着，只有雪生站着，挽着两个大人的脖子，哭得通红，不知所措，最后也哭。网吧跪了三个泪人。

“再后来咧？”后来雪生再也没有去过网吧，把那张书桌洗干净了，真正坐了个稳。

“那，那笔钱咧？”老张笑着出汗，但又打了个嗝，拉下脸，“你们年轻人啊，就他妈晓得钱。”

后来老房拆迁，住户都去闹，要么还建，要么给钱，地产商愿意收留一些老住户继续经营一楼商铺，说是文化保留，“我去他妈的文化保留。”老张骂了一句，“但要接受整改。”

“那笔钱要是留到生生上大学那肯定不够了，这个物价，”老张摇起了蒲扇。“但当时，钱还是钱的时候，老熊的钱，加上补贴的钱，还有工厂下岗费，正好租下来老熊那个店面。”

“老熊咧？”

“克老熊老家专门找过了，都说克海南了噉，也不晓得克了噉海南哪里，不好找了，这么多年。听说是以前老熊有个伢，蛮喜欢看书，但后来游泳淹死了。我们欠他们屋里的啊，就要这样还。”

#### (四)

再过几天，武汉就要全面封城，老张也要回老家。临走前，老张吩咐我，“你要是方便的话，帮到盯到点，莫让别个电动车在我们店门又瞎停，横七竖八的，到时候再开门都不好开，顾客看到也不好看撒。”

关上卷帘门，锁好了，老张把蓝尾裙解下，放进电动车箱，要开，又回头看了眼早餐店，“老熊早餐店。”